

大師講堂/啟發、平衡、超越 西方遇見東方

【經濟日報/陳明哲】 2012.08.06 01:56 am

1971年,我離開台東,一路往西走,當時才 17歲的我,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未來會走多遠。

那之後,我走過很多地方;在美國馬里蘭大學讀了博士,又陸續在哥倫比亞、華頓和維吉尼亞這幾所商學院教過 3,000 多位 MBA;也巡迴在歐美亞各洲向各大企業的 CEO 們授課,以最草根的務實來雕琢最嚴謹的學術理論。

2011 年 8 月,我來到美國德州的聖安東尼市,在這裡,我正式主持第 71 屆「AOM(Academy Of Management,國際管理學會)年會」,為 2012 年即將成為這個組織成立近 70 年來、唯一沒有在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主席職位暖身。

探索管理研究本質

AOM 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學術研究組織之一,由全球管理學界最頂尖的近兩萬名學者組成。記得剛被推選為 AOM 主席時,有媒體朋友以開玩笑的口吻問我,我是用什麼樣的「競爭策略」贏得這個位子?

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很誠心的思索並認真的回答說:因為我「不爭」。

自從加入 AOM 這個大家庭,我一直努力去做好那些別人不想做的事。除了致力研究,也用心投入學術社群的各項服務工作,包括培育年輕學者。或許,就是因這些點滴的付出而得到大家支持。

基於我個人中西融合的特殊經歷與「把世界變得更小」的人生使命,我特別把 2011 年 AOM 年會的主題定為「西方遇見東方—啟發、平衡與超越」,希望引 領全球管理學者從更全方位的視角來重新思考管理研究的本質與價值。

當金融風暴重創了西方經濟,過去以美國模式作為企業成長標竿的經營思維倍受質疑。而亞洲市場如中國和印度的快速形成與成長,不僅造成東、西方的競爭日益加劇,全球經濟勢力的平衡也產生了微妙而深遠的消長。在這樣的情勢下,如

何從「文化雙融」的角度,檢視並解決全球企業未來該何去何從的最根本議題, 實為當務之急。

針對這個主題,我們向全球的 AOM 會員募集論文,並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知名策略學者珍·里夫金(Jan W. Rivkin)擔任論文募集專案的負責人,期望能讓這個主題變成全球管理學界熱切關心的研究議題。

不管回顧或前瞻,東方的智慧和文化看來都是西方企業目前所需要的。近年來亞 洲企業的快速崛起,以及後金融海嘯時代所帶來的反省,比如國家間和企業間的 競爭與合作、股東權益和社會公益、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長期價值和短期獲利 等,這些看來兩難且對立的問題,背後其實都代表著新的機會,而東方傳統的智 慧正好可以提供東、西方企業很好的參照與借鏡。

過去 20 年來,中國、印度企業持續地併購知名西方企業,而日本、南韓則不斷致力於全球品牌的建構。另一方面,過去十年來,AOM 的新增會員裡有 40%來自美國之外的地區、尤其是亞洲,這些現象都說明了,在全球產業和管理學界,東方思維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浪潮。

AOM 年會那幾天,我除了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管理學界朋友們共同研討「西方遇見東方」這個主題外,也不斷回顧自己這一路以來所走過的路。我發現,自己長年以來受到西方管理學體系重視的研究成果,其實都源於我的東方背景,尤其是中華文化更給了我豐沛的能量。

東方思維不可忽視

30 多年的研究生涯,我探討的議題其實非常專注,就是不斷地追問:「競爭是什麼?」從這個議題出發,我很幸運地開展出了「動態競爭」、「文化雙融」和「三環鏈」這三個理論平台,而貫穿這三個平台的,正是 5,000 年來中華文化的各項主流思想 尤其是 「人-我-合」的中道精神。

我以「仁」這個字來發展「動態競爭理論」,從「對偶」的關係來思考各項競爭 賽局裡的變動性,也因此發現了「回應」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傳統的西方競爭研究多半只專注於靜態的分析敵我,但競爭最後的結果往往取決於「回應」這件事。 我以「王道」來解讀「文化雙融」,告訴西方世界的朋友,早在遠古的時代,中 華民族就對競爭這件事有相當前瞻的洞見與思維。王道思想強調的不是征服而是 共榮,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盛世都是因為行王道而來。

我以「文化」做為思索所有競爭的起點和終點,於是發現了由「文化」、「策略」

與「執行」這三者構成的三環鏈,這樣的結構存在於古今中外的每一場競爭之間。 在這波東方浪潮裡,台灣經驗是中華文化融入管理的成功典範,放眼未來的全球 競爭,這是台灣珍貴的資產。

過去半個世紀來,台灣企業一直以自身的文化為基底,不斷吸收轉化西方的管理 思維,發展出融合東西方所長的企業文化。台灣的管理文化,除了有西方的理性 和績效觀,也兼顧了中華文化的人性與厚道。

放眼未來,台灣優質且獨特的文化力,正是未來面對中國甚至全世界競爭時,最重要的資產。

(作者是國際管理學會 Academy of Management 主席)

【2012/08/05 經濟日報】@ http://udn.com/